

2/02



第九輯

政协璧山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璧山文史

第九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璧山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1995年10月

中共璧山县书记张宗海题书

鼓揚抗戰精神
振興璧山經濟
張宗海五九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

黄同均

九五年六月于

中共璧山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同均题书

知我中华
爱我中华
兴我中华
徐荣高
九二.五.

中共璧山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徐荣高题书

不忘历史
强我中华

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政协璧山县委员会主席魏荣树题书

魏荣树
九五六

目 录

南京大屠杀一个幸存者的自述…… 资料保存人	王少谷 (1)
日机狂轰滥炸璧山城……	张宝书 (20)
抗日时期迁璧的国民政府机关……	黄俊贤 (23)
抗战初期的救亡宣传活动……	张志一 (25)
日机端阳出丑记……	张宝书 (30)
“九·一三”空战见闻……	张宝书 (32)
“九·一三”空战余波…… 罗俊 周清	(34)
抗日时期璧山安置的难民和保育院……	张永信 (36)
璧山的两个抗日残军屯垦场……	张永信 (38)
抗日救亡乐捐歌……	王少谷 (39)
回忆璧山抗战 七律……	丁清赋 (40)
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七律二首……	张志一 (41)
沁园春 抗战胜利颂……	张志一 (42)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	张承永 (43)
璧山县最早的民办玻璃厂……	胡震泽 (44)
马坊镇的皮毛加工业…… 张兴环	张建中 (45)
“文革”期中开发的木鱼堡农场……	王少谷 (47)
八塘鸭冠山药场的兴废……	王少谷 (49)
新建大东门桥的由来……	高勤 (51)
璧山县的植树造林活动……	胡震泽 (53)
大跃进时期的“万斤亩”……	瞿学良 (61)
璧山县科技获奖项目……	刘祖乾 (65)
“一刀子”与“一辈子”	
——输精管结扎万例无事故……	徐洪寿 (70)
记输精管吻合术三十例……	徐洪寿 (75)
老年人的衣食住行保健……	李祝遐 (78)

解放后的璧山扫盲运动·····	胡震泽 (86)
我所知道的璧山私立甘棠中学·····	罗炳淮 (90)
我们在璧山私立明志中学·····	罗炳淮 傅道文 (96)
民国时期的七塘卫生所 ·····	王少谷 (100)
璧城遭兵灾 九换县知事 ·····	刘祖乾 (103)
蒋介石“三年禁绝鸦片烟毒”计划在璧山的破灭 ·····	张宝书 (105)
“璧汉总社”简况·····	马樨坪 (109)
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张宝书 (113)
半天场	
——璧山的登弟场 ·····	刘远森 (115)
丹凤场地名小考 ·····	姚清康 (118)
璧山的百岁老人 ·····	王开华 (119)
重庆市黄埔同学会璧山联络组简况 ·····	陈宗富 (121)
《海底》春秋	
——纪念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三十三周年 ·····	曾仲牧 (123)
爆破英雄黄家富 ·····	盛星辉 (139)
献身引滦入津的英雄	
——周尚孝 ·····	刘祖乾 (147)
领导干部的好作风	
——杨荣富领导凉风五队脱贫记 ·····	瞿学良 (149)
作家萧蔓若 ·····	刘祖乾 (156)
民主进步的教育先导	
——叶成一 ·····	张志一 (158)
县志人物中的“父子(女)兵” ·····	周清 (171)
著名鼓师林坤阳 ·····	姚清康 (174)
八塘的《宝成永》皇坛 ·····	王少谷 (176)

南京大屠杀一个幸存者的自述

资料保存人 王少谷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数十万同胞丧生于日寇屠刀之下。作为幸存者之一，我对当时亲历的情景一直铭记在心，未能因岁月的流逝而稍有淡忘，谨以此作为历史的见证。

南京历险

1937年，我正在南京当兵。自从上海失守以后，于9月下旬，日寇出动大批飞机，连日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市郊可见尸横遍地，房屋被烧毁无数。我们连队奉命守卫明故宫飞机场，主要任务是防制敌人空降。一百多号弟兄日夜坚守在坑道里。二十几天来除了两次敌机扫射外，没发现伞兵空降。12月10日早晨，一阵紧急集合的口哨声，惊动了全战壕的战士，一百多人一拥而出奔向一块空地，有的还在拍打着身上的泥土。连长一副狼狈相，站在那里气呼呼的喊道：“快！弟兄们，马上跟老子撤退，到浦口集合。”弟兄们面面相觑，他接着喝道：“咱们成了无娘崽了！大官们早就跑光，撤退命令无人传达，咱们弟兄只有自个儿逃命。”说完马上布置“逃跑”方案，一是轻装，每人只带枪一支，弹药三十发，手榴弹四枚，其余东西全部扔掉；二是换装，全部脱掉呢军服，化装成普通陆军模样，不戴胸臂章，以免跟其他部队发生冲突（因为宪兵常常欺负陆军，此时不得不防别人报复）。

我们一口气跑到新街口，只见逃跑的人流一片混乱，军用车辆和物资的丢弃真难以形容。百多人的队伍无法整队顺利通过，连长就叫以排为单位前进。形势随即又有升级，班长传达排长化整为零分别向前拥挤的口令。我们六班班长郭志远，河南人，精明能干，年龄比我们都大，三十岁了。他叫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分组前进，全班十个人划分成三个组。这下我们三个四川老乡，钟克云永川人、肖开友巴县虎溪河人、加我就是三个人划为一组，我和钟、肖两位都是同时考取宪兵学校来的，早已亲密如弟兄，这时更是抱着生死与共的心理。最后郭班长要求参加四川组，我们当然欢迎，四川小组很顺利地冲出了新街口，直奔中山大街，目标是挹江门。

来到中山大街，大家脑子里都在想，这回分散逃跑是否能跑得出去？即使跑出去了，能否找到部队集合？找不到个个都得冻死、饿死。到此关头，心中一横，良心与纪律早已不顾，于是钻进商号和富家住宅抢东西。不一会工夫，手表、怀表、金笔等值钱物品搜了不少。身上衣袋塞满之后，每个人都卷了一个沉重的背包，直向挹江门进发。

出城的人越来越密，走动速度越来越慢，地面的尸体越来越多。离挹江门城门口一百多公尺的公路和两边的人行道上都遍布死尸，几乎没有空隙。越靠近城门，越是死尸重叠，死者大都是被人踩死或车辆压死的。溃军们拚命朝城门口挤去，人多了在门孔形成堵塞，进退不得，有的被挤得倒下地去，就永远没站起来了。这些军人都背有手榴弹，在无可奈何之际，心一横，愤怒地拉开引爆线，“轰”的一声，又倒下去一大堆。爆炸声刚响，浓烟还未散，拥挤的人流如潮水般地又向前推进。

面临此景，我们4人都愁着发愣，还是郭班长办法多，他立即在死尸身上解下几根皮带，把我们4人横腰系着连环成一

申，免得被挤失散，也不让任何一个人倒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块。

此时忽然有人喊我“三叔”、“三叔！”寻声望去，电杆下站立一个衣着褴褛的军人，倒挂一支步枪，狼狈极了。“三叔，是我呀！”他声音嘶哑，简直哭了。呀，这不是静修吗！他是我大哥的长子，是前年来当兵的。我朝他喊道：“静修，快走！”他不住地摇头说：“走不了啦，三叔，你……”已泣不成声，而我的伙伴们，在拼命拉着我往前移走，我已泪眼朦胧看不清周围的一切，身不由己地随他们拖着我往前移去。只听静修喊道：“三叔，回去给爹妈说，儿已死在南京了！”不想十九年来朝夕相处，一同长大的亲切叔侄就此成为永别。

由郭班长领头，4人一齐向城门口移去。自己根本没法启步，全是后面的人推着一寸一寸的移动，连脚都没落地，但偶尔也触到一下地面，感觉不是坚硬的石地，而是软绵绵的死尸。真不知城门洞下面的尸体有多少，本来城门洞上沿离地面最少也有两丈余高，当我们挤到城门孔时我伸出的手只差一尺许就能触到顶了。

好不容易4人才挤出城门，全身衣裤被汗湿透。我眼冒金星，一阵眩晕，要不是四人互相连着，早就倒下去了。

出了挹江门，解下连环扣，放开跑步来到下关。哪里还找得到自己的部队呢？只见如散巢的蚂蚁似的溃兵，一个也认不得。要找船只渡河去浦口集合，看来已不可能。别说大小船只，就是木板门坊都被别人抢光了。郭班长对南京地形很熟悉，他立即带我们向上新河跑去，那里是堆放木料的厂址，预料能找到渡河的木料。殊不知，到上新河一看，完了！和下关一样，木渣渣都见不着，4人都傻眼了。

由于疲乏，我们都倒卧在沙滩上犹如一摊污泥。唯独郭班

长睁起一双大眼，仰望天空出神，突然他一挣而起喊道：“快起来！有办法了！”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只见郭班长取下枪上的刺刀，紧扎腰带抱着一根挺立的木电线杆，如象猴儿一样攀上了杆子顶端，“嚓嚓”几刀把那十数条电线斩断，随即降回地面。他又用绑腿绑了六枚手榴弹在电杆的根部，再用撕成细条的绑腿远远地拉燃导火圈，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大电杆应声面倒。于是我们4人一齐用力把电杆推滚下河，骑在上而，准备以它来渡河。殊不知，刚刚开始往外划，哗啦一声4人全部落入水中，要不是手快抓住电杆，说不定还会被淹死。挣扎中4支步枪都已掉入江底，上岸后，郭班长叫把全部弹药也抛入江中，再次轻装，除随身佩戴的手表、金笔和怀表外，包袱也丢下。四人重新骑上电杆，用绑腿从肩到腰部紧紧拴在木电杆上，以免到江心再次“翻船”。末了，唯独钟克云的包袱仍然背起，怎么说也不肯扔掉。他还哭着说：“东西都丢光了，4张嘴巴吃啥子呀？”因为时间紧迫，我们三人都已绑好，也就没有再强迫他了。离岸约一百多公尺，只听哗啦一声，不好，钟克云一头栽下水去，两只脚不住地朝天乱蹬。由于上重下轻，任他使尽全身力气挣扎也颠倒不过来。我们三个人都是拴起的，距离4尺多，根本不可能去救援，眼睁睁地看他那翻天的脚板挣扎一阵之后，就再也不动了。我们3人个个心如刀割，只有无声的悲恸抽泣，还是继续往前划。看看天已黄昏，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整条大江。很幸运，后面没有追兵。仲冬的下江，气温较低，江水只不过摄氏三至五度之间，幸亏我们不停地划动，才没有把身于冻坏。

从下午四点半下河，次晨五点才到达彼岸，斜漂江面约六十余里。上岸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同伴钟克云的尸体抬上沙滩，用手刨开沙石进行掩埋。3人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出城时4人结伴誓同生死，不想在第一天他就死了！郭班长更无比愤慨

地抱起那个沉重的包袱，一下把它抛入江中，骂道：“都怪它！”

3人告别了钟克云，朝坡上走，一望虽有村庄院落，但无炊烟灯火，居民大概都跑光了。为了解决饥渴问题，我们来到一家院子，钻进去到处搜寻，发现了一个罐子里有两斤多胡豆。3个人兴奋极了，立即找来柴禾，烧起一个火堆。我们一面烤火取暖，烘干衣服，一面煮胡豆。真是饥不择食，那半生不熟无盐无味的胡豆，不一会就被我们吃得精光。在火塘边稍事休息，计议先去蚌埠。在去的途中，又听人说蚌埠已经沦陷，于是回头又奔江浦。这时，南京已是日寇占领区，我们便日夜兼程，步行至含山。自含山始，我们徒步行经巢县——舒城——潜山——宿松——九江——南昌——宜春——萍乡——长沙，不知过了多少大小场镇和山关，也不知行程有多少千里，历时40余天中，我们吃的全是从南京抢来的手表、金笔等。住宿倒不花钱，不管是山林破庙，还是老百姓的屋檐下，都是我们的栖身过夜处。

到了长沙找到了部队，不两天部队就进行了整编，原来的同连弟兄已寥寥无几，郭志远班长和肖开友都调离了宪兵十四团。据说，十四团从南京溃散，到长沙归队的还不到四分之一。整编后熟人散尽，不禁使我惆怅起来，又时值新春佳节，正月初五乃是我十九岁的母难之期，更令人顿生思乡念亲之感。我并不是没有职业，没有饭吃才来吃这份粮的，而一心想着当兵打日本，才背着爹娘，放弃皮鞋匠手艺不做来投宪兵团的。哼！抗日就象这样抗，还不如回家去的好。日寇还未到，我们就溃不成军，我这一腔热血，哪里能够洒在战场上呢？

春节过后，我一入去市里热闹地区游逛，看见一家小书店，便信步走了进去。我虽然素来喜欢看书，但都是看的戏书、唱本之类。而这家书店摆出的都是现代小说、现代经典论文书籍，如《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书。我

对这些书不感兴趣，正欲离开书店，忽然一只手轻轻按在我的肩上。“小王，今天不想在这儿见到你了！”我立即转过身来一看，啊，这不是夏良科吗！他是重庆南岸人，前年同我一起考入宪兵团，受训时也是一个分队，过后又分在一个团，在南京我们时常见面。这次历经万里逃出万劫之后相遇，彼此的心情自然是万分高兴的。我发觉他已没穿黄呢军服了，而是穿的长衫大挂，面目也比在南京时憔悴多了。

我们手挽着手，走进一家小吃店，叫了一碟烧腊牛肉，一壶烧酒，亲切地对酌起来。交谈中他谈到南京撤离时丘八们的惨景，十分悲愤地说：“我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二世人们……”他还说他曾见到我的侄儿静修，已被日寇枪杀在煤炭港了。说罢低头垂泪，我更是如万箭穿心，不知怎样回去对大哥大嫂说。沉静片刻之后，他慢慢地说出了从日寇屠刀下逃脱的经过。

日寇占领南京时，没跑脱的军人至少有七八万，有的被当场枪杀或被乱刀砍死，有的钻进民房，换上老百姓衣服，以为充当“良民”，便可躲脱灾难，但是躲不过日寇和汉奸的搜查。凡是青壮年和男女学生，都一个一个地进行检查，只要是虎口前沿毫毛磨掉的，或是有干茧巴的，就认定是拿枪的，立即抓捕。当然这其中也抓了不少的没拿过枪的小手工业工人。我就是这样被抓住的。初先抓的人还用麻绳捆绑，后来抓的人多了就用铁丝穿手腕桡尺两骨之间，每十人穿成一串，如柳条穿鳊鱼似的，押送煤炭港集合。那些青年妇女就更惨了，抓到之后，立即把全身衣裤脱光，任其日寇士兵发泄兽性。疯狂奸淫之后，仍然一个一个地用铁丝穿胸前锁骨，每十人一串，押赴煤炭港刑场。

在押送的路上，我一眼看见了静修，他也是被铁丝穿着手

腕的。他也看见了我，互相都不敢招呼，只见他满眼泪水，泣不成声。到了煤炭港，平坝上已密密麻麻挤着成千上万被抓的人，无边无际一大片，周围是日寇士兵持枪押守。我们这一批被押到，立即加入这个堆子，后面又继续来，没多大一会儿，我们就成了这个堆子的中心。

12月13日这天，就在煤炭港处，日寇用了几百挺机关枪对着我们被抓的人扫射。我估计至少有六万多人死在那里。

我当时只听“啪、啪”两下手枪声响，接着是机关枪嚎叫起来，我就倒下去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埋在土里，身上压得很重。头和手脚都被压着，眼倒能睁开，就是啥也看不见。我心想，一定是死了，已经被埋在土里了。一会，我感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还有呼吸，身上也感觉得到疼痛。我手脚就开始慢慢活动，把头朝上面松动的地方拱，最后终于爬出面上来了。翻了一个身，勉强坐起来，四周是黑沉沉的，血腥气味令人发呕。这时，我稍微清醒了一点，摸摸我坐的东西，竟是一颗人头！再一摸脚下和周围，全是软绵绵的死尸，我惊恐之余，打算挣扎站起来，不料，象有人拉着似的一跤又跌了下去，右手腕痛得穿心！哎呀，却原来铁丝还在手腕上穿着，我咬着牙一下把它拔了出去。记得我是这一串的第4个，不知是第三个或是第五个的铁丝已经断了，我才顺利地拔下铁丝串的。

我重新站起来，脚下全是软软的尸体，心头害怕得很。但那时也顾不得别的了，跌呀，跑呀，无目标地跑。跑了好一阵，觉得所踩到的尸体还是热的，再走两步，更觉得有些烫脚板，煤油气臭夹着肉焦味令人窒息。原来是日寇枪杀数万人之后，即用煤油泼洒在死尸堆的周围，放火焚烧。且幸我在堆子中心，才免遭此劫运。那时我也顾不得什么，一鼓气跑，不几步跑出

了堆子，我站在一个土丘上观察方向，心想有灯光的地方一定是日寇占领的地方，就朝没有灯光的方向走。走了一会，发现一条石梯坎坡路，我判定出这条路是通往临江尼姑庵的。我跟着石梯坎往上走，果然到了庵门，我心里高兴，觉得肯定不会死了。这座庵堂，只有一位老尼，姓吴，六十多岁，我常常去庵玩耍，称她叫吴姑姑。我上前轻轻叩门，喊了几声里面没有响动，我又用嘴对着门缝轻声喊：“吴姑姑，快开门，我是夏良科”。喊了好久，里面才有响动，她没有点灯，门一开我就挤进去了。吴姑姑虽然心地善良，但是害怕汉奸告发，不敢留我。她给了我一些吃的，又找来一套便衣叫我换上，还给了我一块门板，让我下河渡江。这时天已见亮了，我抱着门板游到离岸两百多公尺的沙滩上，在这沙洲上隐蔽了一个白天，等到天黑人静，又才开始划门板渡过大江。渡江后又在岸边沙洲上过了一个白天。我前后十几天，才混出了敌占区，……唉，没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见到你老弟！

摆谈到最后，他说我们是同乡、同学，还是同难，便劝我与他一道去陕北。当时，我对陕北还不很了解，便说：“那么远的苦寒地方，我不想去，我想回四川老家。”接着又劝了我一阵，但我想到侄儿静修的死，觉得当兵实在太苦，太危险了，还是没有答应他。

我们两人边谈话边喝酒，不觉已是下午4点，回到书店分手告别时，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送给我，还说：“以后请信上联系吧。”

不久前线又吃紧，长沙宣告危急，我们宪兵团这次是“安全”撤退，到了重庆，我就想趁机溜回璧山老家。谁料一到重庆，竟得到上峰信任，通过培训而升任宪兵班长，还与团长攀上了点亲戚。我所在的宪兵团驻重庆的任务是：检查川江来往

船只，防止军火和违禁物品走私贩运。就在这种工作中，我接受了“姐夫团长”一项宜昌之行的特殊任务。

宜昌奇遇

1941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团长陈烈麟派人把我叫去，在他寓所小厅相见。这位团长，在南京失陷前就是上校团长，当时只不过三十七八岁。这次相见他很是殷勤，沏茶敬烟之后，顺手抓起桌上的报纸朝我一扬说：“这个……你都看过了吗？”我接过一看，是武汉失守沙市危急的消息。他接着又说：“以实际消息嘛，这个——沙市已经丢了。”但这个消息社会上早已传遍，我只得勉强应声。接着，他才正经地对我说：“这个，这个——我派你去宜昌完成一项任务！”这突如其来的授命，不禁使我大为吃惊。回问道：“只我一个人吗？”“是的，您能行。”我更结巴起来：“这，这……”他笑着拍了拍我肩头说：“这个，您就不用顾虑，这个，本来是太太，不，是您姐的事，生意上的，要您帮忙。”说了又哈哈一笑。说到生意，这是不是七天前的晚上，由我亲手帮忙，从二十一兵工厂提出的几十箱“茅台酒”呢？这种“茅台酒”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只有我才知道。至于我的那位所谓姐姐，说来其间也有一段缘由。

1941年初春的一天，我在泾阳码头执勤检查时，碰上一个戴呢帽穿长衫的中年人，他鼻梁上架着银丝眼镜，上唇一片黑胡，身后力夫担着两口大皮箱，相继跨上趸船。那中年人向我递上名片说：“先生，这——”，我接过一瞧，是陈烈麟团长的。我一怔便问道：“啥东西？”同时把名片塞进了衣袋。他答道：“土药”。我当然明白这是鸦片烟的暗称。又问：“谁的？”“是团长太太的。”他说着随即指挥力夫朝舱里搬。我一想，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不，去见见经理。